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後編卷九十二

詳校官檢討<sub>臣</sub>德生

編修<sub>臣</sub>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sub>臣</sub>朱鈐

校對官中書<sub>臣</sub>王學海

謄錄監生<sub>臣</sub>崔酉芳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卷九十一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宋紀九十一

起開禧掩戌正月盡癸  
兆困敦十二月凡三年

哲宗憲元繼道顯德定功欽文睿武齊聖昭孝皇  
帝

紹聖元年春正月丙申夏國遣使來貢 趙備又上言  
先帝灼見河勢且鑒屢閉屢塞之患因順其性使之北

行此萬世策也自有司置埽創約橫截河流回河不成  
因為分水初決南宮再決宗城三決內黃亦皆西決則  
地勢西下較然可見今欲弭息河患而逆地勢戾水性  
臣未見其能就效也臣請開闢村河門修平鄉鉅鹿埽  
焦家等隄濬澶淵故道以備漲水如此則五利全而河  
患息矣水官又請權堰梁村縷斷張包等河門閉內黃  
決口開雞爪䟽口地回河東流於是詔遣中書舍人呂  
希純殿中侍御史井亮采乘傳相視且會逐司定議備

議以為東流濶處無二百步益以漲水何可勝約去歲  
嘗開雞爪十五餘丈未幾生淤形勢可見一日東流既  
不容北流又悉閉土壅橫潰之患可勝道哉請先導張  
包以存北流修西隄以備漲水因其順快水流既通則  
河將自成矣時獨東路提刑上官均與偁議合而衆相  
論難累日不決乃周視東北流較形勢審利害命遂司  
詰之曰將濬雞爪以決東河於北流可乎水官曰不可  
張包存則東流敗矣詔使曰審爾則水之趨北勢也奈

何遜之由是從偁議奏請存張包而治北流會詔中格  
復罷 二月丁未以戶部尚書李清臣為中書侍郎以  
兵部尚書鄧溫伯為尚書右丞清臣首倡紹述溫伯和  
之時進用大臣皆從中出侍從臺諫亦多不由進擬范  
純仁乃言於帝曰陛下親政之初四方拭目以觀天下  
治亂實本於此舜舉皋陶湯舉伊尹不仁者遠縱未能  
如古人亦須極天下之選帝不納 己酉葬宣仁聖烈  
皇后于永厚陵己未祔神主于太廟 甲子詔依章獻

明肅皇后故事罷避高遵惠諱 是月夏國進馬助太  
皇太后山陵復遣使再議易地詔不允 三月壬申朔  
日有食之雲陰不辨 癸酉以知陳州蔡卞為中書舍  
人 乙亥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呂大防罷大防當宣  
仁垂簾時位首相踰六年帝春秋既長大防但專意輔  
導未嘗建議親政雖宣仁有復辟之志卒不得伸當國  
日久羣怨皆歸焉及宣仁始祔廟侍御史來之邵乞先  
逐大防以破大臣朋黨因疏列神宗簡拔之人章惇安

燾呂惠卿等以備進用大防亦自求去位帝亟從之詔以觀文殿大學士知潁昌府後二日改知永興軍 乙

酉御集英殿試進士策曰今復詞賦之選而士不知勸罷常平之官而農不加富可差可募之說紛而役法病或東或北之論異而河患滋賜土以柔遠也而羗夷之患未弭弛利以便民也而商賈之路不通夫可則因否則革惟當之為貴聖人亦何有必焉李清臣之詞也

戊子徙封徐王顥為冀王 癸巳詔賑京東河北流民



貸以穀麥種諭使還業蠲今年租稅 丁酉賜禮部奏  
名進士諸科九百七十五人及第出身時考官取進士  
答策者多主元祐及楊畏覆考乃悉下之而以主熙豐  
者置前列拔畢漸為第一自此紹述之論大興國是遂  
變矣 是日蘇轍罷先是轍上疏曰伏見御試策題歷  
詆近歲行事有紹復熙寧元豐之意臣謂先帝以天縱  
之才行大有為之志其所設施度越前古蓋有百世不  
可改者在位近二十年而終身不受尊號裁損宗室恩

止袒免減朝廷無窮之費出賣坊場顧募衙前免民間  
破家之患黜罷諸科誦數之學訓練諸將慵惰之兵置  
寄祿之官復六曹之舊嚴重祿之法禁交謁之私行淺  
攻之策以制西夏收六色之錢以寬雜役凡如此類皆  
先帝之睿算有利無害而元祐以來上下奉行未嘗失  
墜也至於其他事有失當何世無之父作之於前子救  
之于後前後相濟此則聖人之孝也漢武帝外事四夷  
內興宮室財用匱竭於是修鹽鐵榷酤均輸之政民不

堪命幾至大亂昭帝委任霍光罷去煩苛漢室乃定光武顯宗以察為明以讖決事上下恐懼人懷不安章帝即位深鑒其失代之以寬厚愷悌之政後世稱焉本朝真宗右文偃武號稱太平而羣臣因其極盛為天書之說章獻臨御攬大臣之議藏書梓宮以泯其迹及仁宗聽政絕口不言英宗自藩邸入繼大臣創濮廟之議及先帝嗣位或請復舉其事寢而不答遂以安靜夫以漢昭章之賢與吾仁宗神宗之聖豈其薄於孝敬而輕事

變易也哉臣不勝區區願陛下反覆臣言慎勿輕事改  
易若輕變九年已行之事擢任累歲不用之人懷私忿  
而以先帝為辭大事去矣奏入不報轍又具劄子言聖  
意誠謂先帝舊政有不合改更自當宣諭臣等令商量  
措置今自宰臣以下未嘗略聞此言而忽因策問進士  
宣露密旨譬如家人父兄欲有所為子弟皆不與知而  
與行路謀之可乎帝固不悅李清臣鄧溫伯又先媒孽  
之及面論帝益怒遂責轍以漢武比先帝轍曰漢武明

主也帝曰卿意但謂武帝窮兵黷武末年下哀痛之詔  
豈明主乎帝聲甚厲轍下殿待罪衆莫敢救范純仁從  
容言曰武帝雄才大略史無貶辭轍以比先帝非謗也  
陛下親政之初進退大臣當以禮不可如訶斥奴僕鄧  
溫伯越次進曰先帝法度為司馬光蘇轍壞盡純仁曰  
不然法本無弊弊則當改帝曰人謂秦皇漢武純仁曰  
輒所論事與時也非人也帝為之少霽轍平日與純仁  
多異至是乃服退舉笏謝曰公佛地位人也歸家亟具

奏乞賜屏逐詔以轍為端明殿學士知汝州中書舍人  
吳安詩草制有風節天下所聞及原誠終是愛君之語  
帝怒命別撰詞轍止散官知汝州安詩尋亦罷為起居  
舍人從虞策郭知章等言也 河內尹焞應舉見發策  
絀元祐之政乃嘆曰尚可以干祿乎不對而出焞少師  
事程頤謂頤曰焞不復應進士舉矣頤曰子有母在焞  
歸告其母陳母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頤聞  
之曰賢哉母也於是終身不就舉 夏四月甲辰命中

書舍人蔡卞同修國史以國子監司業翟思為左司諫  
左朝奉郎上官均為左正言右朝散郎周秩左朝散郎  
劉拯並為監察御史 召淮南轉運副使張商英為右  
正言商英在外久不召積憾元祐大臣攻之不遺餘力  
上疏言神宗盛德大業跨絕今古而司馬光呂公著劉  
摯呂大防援引朋儔敢行譏議凡詳定局之建明中書  
之勘會戶部之行遣言官之論列詞臣之誥命無非指  
摘抉揚鄙薄嗤笑翦除陛下羽翼於內擊逐股肱於外

天下之勢岌岌殆矣今天青日明誅賞未正乞下禁省  
檢索前後章牘付臣等看詳簽揭以上陛下與大臣斟  
酌而可否焉又指呂大防梁燾范祖禹為姦邪以司馬  
光文彥博為負國言呂公著不當諡正獻甚者至以宣  
仁比呂武始商英在元祐時作嘉禾頌以文彥博呂公  
著比周公又作文祭司馬光極其稱美至是乃追論其  
罪又言願陛下無忘元祐時章惇無忘汝州時安燾無  
忘許昌時李清臣曾布無忘河陽時其以險語激怒當



世槩類此 乙巳三省言役法尚未就緒帝曰止用元  
豐法而減去寬剩錢百姓何有不便耶范純仁曰四方  
利害不同須因民立法乃可久也帝曰令戶部議之

阿里庫遣使來獻獅子丙午以旱詔恤刑 庚戌以知

江寧府曾布為翰林學士布自瀛州徙江寧詔許入覲  
遂有是命布言先帝政事當復施行且乞改元以順天  
意 以龍圖閣直學士蔡京權戶部尚書 臺臣共言

蘇軾行呂惠卿制詞譏訕先帝壬子詔軾落職知英州

范純仁上疏曰熙寧法度皆呂惠卿附會王安石建議不副先帝愛民求治之意至垂簾時始用言者特行貶竄今已八年矣言者多當時御史何故畏避不即納忠而今乃有是奏豈非觀望耶 癸丑詔改元祐九年為紹聖元年 白虹貫日 以侍講學士范祖禹為龍圖閣直學士知陝州先是上欲以祖禹代蘇轍而沮之者甚衆祖禹力求出乃有是命 太子少師致仕馮京卒 帝臨奠蔡確之子渭京婿也於喪次闢訴父寃甲寅詔

復確石正議大夫 詔故觀文殿大學士荊國公贈太  
傅王安石配享神宗廟庭 以吏部尚書胡宗愈為通  
議大夫知定州 壬戌以提舉洞霄宮章惇為尚書左  
僕射兼門下侍郎制詞略曰肆予纘服之初身任受遺  
之託定策社稷底寧邦家方政令出於簾帷權柄歸於  
廊廟善政良法多所紛更正色危言不憚彊禦十年去  
國一德保躬雖風波並起於畏途而金石不渝乎素履  
翰林學士曾布所草也惇赴召沙縣陳瓘隨衆道謁惇

素聞其名獨邀與同載訪當世之務瓘曰請以所乘舟  
喻偏重其可行乎或左或右其偏一也明此則可行矣  
惇默然瓘復曰天子待公為政敢問將何先誰為君子  
誰為小人諒有素定之論願聞其畧惇竚思良久曰司  
馬光姦邪所當先辨無急於此瓘曰公誤矣此猶欲平  
舟勢而移左以置右也果爾將失天下之望惇厲色曰  
光輔母后獨掌政柄不務纂紹先烈肆意大改成緒誤  
國如此非姦邪而何瓘曰不察其心而疑其迹則不為

無罪若指為姦邪又復改作則誤國益甚矣乃為惇極  
論熙豐元祐之事以為元豐之政多異熙寧則先志固  
已變而行之溫公不明先志而用母改子之說行之太  
遽所以紛紛至今日為今日計唯當絕臣下之私情融  
祖宗之善意消朋黨持中道庶乎可以救弊瓘辭辨懷  
慨議論勁正惇雖忤意亦頗驚異遂有兼收元祐之語  
留瓘共飯而別 范純仁罷為觀文殿大學士知潁昌  
府京西北路安撫使帝既親政言者爭論垂簾時事純

仁數稱疾求罷最後出居慈孝寺請降詔以禁約言者  
帝不從純仁連章求罷許之陞辭日命坐賜茶慰勞甚  
渥帝曰卿耆德碩望朝廷所倚賴今雖在外凡時政有  
可裨益者但入文字言之無事形迹純仁頓首受命

命曾布修神宗正史 丙寅罷五路經傳通禮科 丁

卯詔諸路復免役法依元豐八年見行條約施行 鄧

溫伯言舊名潤甫昨避高陳王諱今請復舊名從之

戊辰同修國史蔡卞上疏言先帝盛德大業卓然出于

古之上發揚休光正在史策而實錄所紀類多疑似不  
根乞驗索審訂重行刊定使後世考觀無所迷惑詔從  
之以卞兼國史修撰 是月知汝州蘇轍降授左朝議  
大夫徙知袁州責詞略曰垂簾之初老奸擅國置在言  
路使詆先朝反以君父為仇無復臣子之義中書舍人  
林希所草老奸蓋陰斥宣仁也希典書命自司馬光呂  
大防公著劉摯等數十人之制極其醜詆一日草制罷  
擲筆於地曰壞盡名節矣 閏月壬申以陸師閔等二

十三人為諸路提舉常平官 癸酉罷十科舉士法從

井亮采言也 翟思言先帝正史將以傳示萬世訪聞

秉筆之臣多刊落事迹變亂美實以外應奸人誣詆之

說今既改命史官須別起文請降旨取日歷時政記與

今實錄參對從之 甲申以觀文殿學士安燾為門下

侍郎 以禮部侍郎孔武仲為寶文閣待制知宣州

乙酉以工部尚書李之純為寶文閣待制知單州御史

劉拯言其為中丞時阿附蘇軾故也 丙戌虞策請復



置天下義倉每苗稅一石出米五升自來年為始專充賑濟從之

詔蘇軾合叙復日未得與叙復貶通判杭州秦觀監處州茶鹽酒稅以劉拯言其影附於軾增損實錄也

丁亥詔神宗隨龍人趙世長等遷秩賜賚有差

戊子詔在京諸司所受傳宣中批並候朝廷覆奏以行

癸巳命知蘇州呂惠卿改知江寧府

乙未章

惇入見遂就職命提舉修神宗實錄國史

戊子詔改

隆祐宮曰慈德宮前殿曰慈德中曰仁明後曰壽昌

以黃履為御史中丞元豐末履嘗為中丞與蔡確章惇  
邢恕相交結每確惇有所嫌惡則使恕道風旨於履履  
即排擊之時謂之四凶為劉安世所論而出至是惇復  
引用俾報復仇怨元祐正臣無一得免者矣 帝之初  
即位也程顥知扶溝縣以檄至河南府留守韓宗師問  
朝事如何顥曰司馬君實呂晦叔作相矣又問果作相  
當如何曰當與元豐大臣同若先分黨與他日可憂宗  
師曰何憂曰元豐大臣皆嗜利者使自變其已甚害民

之法則善矣不然衣冠之禍未艾也

此據宋名臣言行錄

至是其

言乃驗宗師絳之子也

五月壬寅罷修官制局

甲

辰罷進士習試詩賦專治二經

己酉詔以王安石日

錄參定神宗實錄正史初安石將死悔其所作日錄命

從子防焚之防詭以他書代至是蔡卞即防家取以上

之因芟落事實文飾奸偽盡改元祐所修

辛亥劉奉

世罷奉世為人簡重有法度常云家世唯知事君內省

不愧忤士大夫公論而已得喪常理也譬如寒暑加人

雖善攝生者不能無病正須安以處之時以章惇用事力乞外乃罷為真定府路安撫使兼知成德軍 癸丑

詔中外學官非制科進士上舍生入官者並罷 編類

元祐羣臣章疏及更改事條 甲寅殿中侍御史郭知

章言先帝關地進壤扼西戎之咽喉如安疆葭蘆浮圖

米脂據高臨下宅險遏衝元祐初用事之臣委四寨而

棄之外示以弱實生戎心乞檢閱議臣所進章疏列其

名氏顯行黜責惇等因開列初議棄地者自司馬光文

彥博而下凡十一人惇奏曰棄地之議司馬光文彥博  
主之于內趙高范純粹成之於外故衆論莫能奪若孫  
覺王存輩皆闇不曉事妄議邊計者至於趙高范純粹  
明知其便而首尾異同以傳會大臣可謂挾奸罔上夫  
妄議者猶可恕挾奸者不可不深治帝以為然 右正  
言張商英言先帝謂天地合祭非古詔禮部太常詳議  
以聞 以左正言上官均為工部員外郎章惇方欲擅  
權惡均異論故罷均言職尋以均權發遣京東西路刑

獄 己未以禮部侍郎楊畏為吏部侍郎初呂大防既  
超遷畏畏知章惇必復用時惇居蘇州有張擴者惇妻  
之姪畏託擴致意云畏度事勢輕重因呂大防蘇轍以  
逐劉摯梁燾輩又欲并逐大防及轍而二人覺之遽罷  
畏言職畏迹在元祐心在熙寧元豐首為公關路者也  
及惇赴召百官郊迎畏獨請間語多斥大防有直省官  
聞之嘆曰楊侍郎前日諂事呂相公亦如今日見章相  
公也惇信畏言故又遷吏部 乙丑尚書左丞鄧潤甫

卒潤甫首陳武王能廣文王之聲成王能嗣文武之道以開紹述遂拜左丞章惇議重謫呂大防劉摯潤甫不以為然曰俟見上當力爭無何暴卒 丁卯嗣濮王宗

暉卒 六月知永興軍呂大防降授右正議大夫知隨州知青州劉摯落職降授左朝議大夫知黃州知汝州蘇轍降授左朝議大夫知袁州以臺諫交章論列故也來之邵等言知英州蘇軾詆斥先朝甲戌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 壬午封高密郡王宗晟為嗣

濮王 癸未以翰林學士承旨曾布同知樞密院事

癸未禮部言太學博士屠文奏乞除去王安石字說之禁從之 詔知鄆州梁燾改知鄂州知成德軍劉安世

改知南安軍管勾西山崇福宮吳安詩監光州鹽酒稅知虢州韓川改知坊州權知應天府孫升改知房州並落職降官從左司諫翟思言也 乙酉中書舍人林希

言吏部侍郎新除知廬州王欽臣本緣傳會呂大防以致進用大防朋黨甚衆欽臣為之首豈可以侍從職名



寄之方面所有制詞未敢撰進詔欽臣除集賢殿修撰  
知和州 詔崇政殿說書呂希哲守本官知懷州以劉  
拯言公著父子世襲姦邪故也 丙戌詔蔡確追復觀  
文殿學士贈特進 戊子翰林學士兼侍講蔡卞充國  
史院修撰兼知院事 辛卯三省以監察御史周秩所  
上二章進呈讀至向者有御批欲增隆皇太妃儀物又  
如治平中議濮事呂大防所以求去帝曰大防何嘗有  
言今秩越次及之是迎合也又讀至邪說甚行使天子

不得尊其母帝曰此言激怒也如秩趣操甚狂若置之  
言職朝廷無安靜之理遂罷秩權知廣德軍 秋七月

丙辰張商英言呂希純於元祐中嘗繳駁詞頭不當及  
附會呂大防蘇轍事帝曰去冬以宮中缺人使令因召  
舊人十數輩此何繫外庭利害而范祖禹豐稷文及甫  
並有章疏陳古今禍福以動朕聽希純等又繳奏爭之  
何乃爾也安燾對曰聞文及甫輩上書亦為人所使帝  
曰必蘇轍也會中書舍人林希言呂希純嘗草宣仁皇

后族人遷官誥有曰昔我祖妣正位宸極其言失當及  
變亂奉祀禮文薦牙盤食等數事乃詔落希純職知毫  
州如故 丁巳三省言范純仁韓維朋附司馬光毀訕  
先帝變亂法度純仁復首建棄地之議滋養邊患詔純  
仁特降一官初章惇請謫純仁帝曰純仁持議公平非  
黨也但不肯為朕留耳惇曰不肯留即黨也帝勉從惇  
請 是日追奪司馬光呂公著等贈諡貶呂大防劉摯  
蘇轍等官詔諭天下元豐末神宗嘗謂輔臣曰明年建

儲當以司馬光呂公著為師保及公著卒呂大防奉勅撰神道碑首載神宗語帝又親題其額及章惇蔡卞欲起史禍先於日歷時政記刪去以司馬光呂公著為師保語又請發光公著冢斲棺暴尸三省同進呈許將獨不言惇等退帝留將問曰卿不言何也將曰發冢斲棺恐非盛德事帝曰朕亦以為無益公家遂寢其奏會黃履張商英周秩上官均來之邵翟思劉拯井亮采交章言光等畔道逆理未正典刑大防等罪大罰輕未厭公論

凡十九疏章惇悉以進呈遂詔追光公著贈謚毀所立碑奪王巖叟贈官貶大防郢州居住摯蘄州轍筠州曾布密疏請罷毀碑事不報蘇頌方執政時見帝年幼諸臣太紛更常曰君長誰任其咎耶每大臣奏事但取決於宣仁帝有言或無對者惟頌奏宣仁必再稟帝有宣諭必告諸臣以聽聖語及言者劾頌帝曰頌知君臣之義無輕議也又曰梁燾每起中正之論其開陳排擊盡出公議朕皆記之由是頌獲免而燾與外祠初李清

臣冀為相首倡紹述之說以計去蘇轍范純仁亟復青苗免役法及章惇相心甚不悅復與為異惇既貶司馬光等又籍文彥博以下三十人將悉竄嶺表清臣進曰更先帝法度不能無過然皆累朝元老若從惇言必大駭物聽帝然之戊午詔曰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劉摯等各以等第行遣責降訖至於射利之徒脅肩成市盡從申儆俾革回邪推予不忍之仁開爾自新之路今後一切不問議者亦勿復言所有見行取會實錄修撰官

以下及廢棄渠陽若人自別依教處分咨爾臣工明聽朕  
命宜令御史臺出榜朝堂進奏院遍牒來之邵劉拯  
等乞復免行錢法八月辛未詔范純粹降一官為直龍  
閣知延安府以元祐間嘗獻議棄地也壬戌三省具  
呂惠卿王中正宋用臣元罪狀進呈當再叙章惇曰惠  
卿所坐極無名帝曰與復舊官并資政殿學士九月癸  
卯遣御史劉拯按河北水災賑饑民甲辰以黃慶基  
董敦逸並為監察御史丙午策賢良方正能直言極

諫科庚戌三省同進呈張咸吳儔陳暘三人中第五等  
推恩帝曰進士策文理有過於此者因詔罷制科罷

廣惠倉 甲寅知廣州唐義問坐棄渠陽砦責授舒州

團練副使 庚申太白晝見 丁卯詔京東西河北賑

恤流民 戊辰流星出紫微垣 冬十月己巳以知江

寧府呂惠卿知大名府三省樞密院同呈除目曾布韓

忠彥曰若惠卿在朝善人君子必無以自立帝曰只令

知北京豈可留也布又言章惇秉政以來所引皆鬬茸



小人專恣弄權日甚一日陛下以天下公論召彭汝礪而沮格不行呂升卿於罪謫中致仕而惇不稟旨召令再任王欽臣謝表語侵御史而惇欲削職降官周秩譏切朝廷而惇欲多方曲庇其罪陛下不欲與惠卿復職而終復不欲除林希經筵而終除以是上下畏之獨臣與韓忠彥曾稍開陳他人有敢言其非者否其意蓋欲傾惇也 丁亥國子司業龔原奏王安石在先朝時嘗進所撰字說二十二卷其書發明至理乞差人就其家

繕寫定本降付國子監雕印以便學者傳習詔可學校  
舉子之文靡然從之其弊自原始 庚寅以常安民為  
監察御史先是安民因召對言元祐中進言者以熙寧  
元豐之政為非而當時為是今日進言者以元祐之政  
為非而熙寧元豐為是皆偏論也願陛下公聽並觀是  
者行之非者改之無問新舊惟歸於當帝謂輔臣曰安  
民議論公正無所阿附 丁酉都水使者王宗望言北  
流已閉全河東還故道望付史官紀紹聖以來聖明獨

斷致此成績詔宗望具析部役官功力等第以聞然是  
時東流堤防未及繕固瀕河多被水患流民入京師往  
徃泊御廊及僧舍詔給券諭令還本土以就賑濟 十  
一月己亥朔復八路差官法 壬子蔡確追復觀文殿  
大學士 甲寅開封男子呂安斥乘輿當斬貸之 十  
二月辛未申嚴銅錢出外界法 乙酉遼改明年元曰  
壽隆 丙戌滑州浮橋火 己丑漳河決溢浸洺磁等  
州令計置堙塞 甲午三省同進呈臺諫官前後章疏

言實錄院所修先帝實錄類多附會奸言詆斥熙寧以來政事乞重行罷黜帝曰史官敢如此誕謾不恭須各與安置詔范祖禹安置永州趙彥若澧州黃庭堅黜州初章惇蔡卞與其黨論實錄多誣俾前史官分居畿邑以待問摘千餘條示之謂為無驗證既而院吏考閱悉有據依所餘才三十二事庭堅書用鉄龍爪治河有同兒戲至是首問焉對曰庭堅時官北都嘗親見之真兒戲耳凡有問皆直辭以對聞者壯之是歲京師疫洛

水溢太原地震 河北水發京東粟賑之

二年春正月丙午立宏詞科三省上言今進士既純用經術如詔誥章表敕敕檄書露布戒諭之類皆朝廷官守日用不可缺者若悉不習試何以兼收文學博異之士於是別置宏詞科許進士登科者乞試試者雖多所取無過五人詞格超異者特奏命官 以吏部侍郎楊畏知成德軍畏既叛呂大防附章惇及李清臣安燾與惇異議復陰附安李而惇亦覺其險詐乃命畏出守

已未遷奉太平興國寺三朝御容于天章閣 乙丑殿  
前司奏獄空詔賜緡錢 二月丁卯朔日有食之雲陰  
不辨 甲戌以知大名府呂惠卿為資政殿大學士章  
惇言惠卿乞留京師但願得一宮觀帝曰已除大資政  
兼北京亦是重地又問惠卿已行否曾布韓忠彥皆曰  
惠卿乞留乃是無耻君子難進而易退其人可知矣帝  
哂之初監察御史常安民面奏新除北都留守呂惠卿  
賦性深險王安石援引為執政及得志遂攻安石使移

此心以事君其薄可知惠卿若見陛下必言先帝而泣以感動陛下希望得留朝廷至是惠卿過闕請對果為帝言先朝事且泣帝正色不答計不得施而去時論快之乙亥詔追奪大防兩官徙居安州先是中丞黃履言趙彥若等修纂先帝實錄厚加誣毀皆已竄逐惟監修呂大防幸免故有是命辛巳出內庫錢帛二十萬助河北賑飢乙未左司諫張商英除尚書左司員外郎會知開封府王震言商英遣人與蓋漸謀害來之邵

坐謫監江寧府稅

三月己亥嗣濮王宗晟卒謚端孝

宗晟好古學藏書數萬卷仁宗嘉之益以國子監書治  
平初將郊而雨或議改卜英宗訪諸宗晟對曰陛下初郊  
見上帝盛禮也豈宜改卜至誠感神在陛下精意而已  
帝嘉納及郊雨霽英宗數被疾密請早建儲貳以繫天  
下之望世稱其忠 甲辰國子司業龔原等言王安石  
嘗進其子雱所撰論語孟子義乞下本監雕印頒行詔  
令國子監寫錄一本進納 己未試宏詞黃符等五人



各循一資 夏四月戊辰詔職事官罷帶職朝請大夫  
以下勿分左右易集賢院學士為集賢殿修撰直集賢  
院為直秘閣集賢校理為秘閣校理 壬申封華容郡  
王宗愈為嗣濮王 御史郭知章董敦逸言乞循先帝  
之法令兩制及臺諫官各舉才行一人詔許將蔡京黃  
履蔡卞錢勰林希王震不拘資序各舉堪備任使二員  
以聞 丁亥詔依元豐條制置律學博士二員 寶文  
閣待制知青州邢恕是月入覲涕泣曰臣不謂今日得

復見陛下淚濺御袍帝不樂遂令赴郡 五月乙巳命

蔡卞詳定國子監三學及外州州學制 乙卯上皇太

妃宮曰聖瑞 六月乙酉詔元祐初減定除授正任已

下俸祿遞損物數不多有虧朝廷優異之禮其見行條

令悉宜罷去並依元豐舊制其宗室公使并生日所賜

自依元祐法 壬辰禁京城士人輿轎 秋七月己亥

戶部尚書蔡京奏乞檢會熙寧元豐青苗條約以示天

下 丙辰詔大理寺復置右治獄仍依元豐例增置官

屬 八月壬申封彰信軍節度使宗景為濟陰郡王

甲申詔呂大防等永不得引用朞數及赦恩叙復時將  
大饗肆赦章惇先期言此數十人當終身勿徙故有是  
詔 嗣濮王宗愈卒謚恭憲 乙酉錄趙普後希莊為  
閣門祇候 九月甲午以安定郡王宗綽為嗣濮王

壬寅告遷神宗神御于景靈宮顯承殿 知陳州范純  
仁聞呂大防竄居遠州終身勿徙不勝憂憤欲齋戒上  
䟽申理之所親勸其勿為觸怒萬一遠斥非高年所宜

純仁曰事至於此無一人敢言若上心遂回所繫大矣如其不然死亦何憾乃上言大防等所犯亦因持心失恕好惡任情違老氏好還之戒忽孟軻反爾之言然牛李之禍數十年淪胥不解豈可尚遵前軌大防等年老疾病不習水土炎荒非久處之地又憂虞不測何以自存臣曾與大防等共事多被排斥陛下之所親見臣之激切止是仰報聖德向來章惇呂惠卿雖為貶謫不出里居臣向曾有言深蒙陛下開納陛下以一蔡確之故

常軫聖念今趙彥若已死貶所將不止一蔡確矣願陛下斷自淵衷將大防等引赦原放癸卯出御批曰范純仁立異邀名沮抑朝廷已行之命可落觀文殿大學士知隨州帝始亦有意從所奏章惇力主前議且謂純仁同罪未錄遂并責之 戊申加上神宗謚曰紹天法古運德建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皇帝 辛亥大饗明堂赦天下 章惇專權擅命監察御史常安民力折其奸惇遣所親語之曰君本以文學聞於時奈何以言語自

任與人為怨少安靜當以左右相處安民正色斥之曰  
爾乃為時相游說邪林希權禮部尚書安民言希乃惇  
之黨為惇謀客惇肆橫強狠皆希教之又論蔡京奸足  
以惑眾辨足以飾非巧足以移動人主之視聽力足以  
顛倒天下之是非內結宦寺外連臺諫合黨締交以圖  
柄任陛下不早逐之他日悔將安及是時京之惡尚隱  
人多未測獨安民首發之又言今大臣為紹述之說者  
其實皆借此名以報復私怨一時朋附之流從而和之

遂至已甚張商英在元祐時上呂公著詩求進其言諛  
佞無耻及為諫官則上疏毀司馬光呂公著神道碑周  
秩在元祐間為太常博士親定司馬光謚文正為言官  
則上疏論司馬光呂公著至欲剖棺鞭尸是豈士君子  
之所為哉章疏前後至數十百上度終不能回遂乞外  
帝開慰而已及祀明堂劉美人侍上於齋宮又至相國  
寺用教坊作樂安民以為衆所觀瞻虧損聖德語直忤  
旨章惇從而譖之曾布在樞府與惇不協見安民數論

惇意謂附已於上前屢稱安民及安民論布與惇互用親故於是二人者合力排之布乘間袖安民舊與呂公著書以進謂安民乞公著消滅先朝姦黨援引其類百世承續一日帝謂安民曰卿嘗上呂公著書以東漢不道之君比朕可乎安民曰臣與公著書勸其博求賢才嘗引陳蕃竇武李膺事不謂惡臣者指摘臣言推其世以文致臣雖辯之何益先是安民與國子司業安惇監察御史董敦逸同在國子監考試所拆號安民對敦逸



稱二蘇文章之士負天下重望公不當彈擊至是敦逸  
奏許安民前語謂安民乃軾轍之黨平日議論多主元  
祐安民由是得罪壬戌謫安民監滁州鹽酒務詔語皆  
惇批也帝初命與安民知軍惇乃進擬送吏部降監當  
明年敦逸論瑤華事帝怒欲貶之謂執政曰依常安民  
例與知軍乃知帝初不知安民降監當也 是月詳定  
重修勅令所言府界諸路常平斂散等事除今來申請  
外並依元豐七年見行條制其給納常平錢有所抑勒

令提舉司覺察奏劾從之 冬十月甲子尚書右丞鄭  
雍罷為資政殿學士知陳州章惇貶斥元祐舊臣皆以  
白帖行遣安燾等爭論不已帝疑之惇甚恐雍欲為自  
安計私語惇曰用白帖有王安石故事惇大喜取其案  
牘懷之以白帝惇得遂其奸雍雖以此結惇然卒罷政  
已巳翰林學士錢勰落職守本官知池州仍放辭謝  
坐批答鄭雍詔書有羣邪共攻等語也元祐初章惇罷  
樞密出知汝州勰草制詞有云怏怏非少主之臣惇悻

無大臣之節及惇入相颺知開封殊懼已而擢翰林學士乃安曾布數毀颺於上前帝未聽也於是蔡卞與黃履同在經筵為履誦弗容羣枉規欲動搖等語履問如何卞曰似近時答詔不知誰為之亟令學士院檢呈乃知颺所為履與翟思劉拯相繼論列言臣等忝任風憲而颺指為羣邪意在朋比妄假陛下之語以扇惑朝廷故雍既罷而颺亦貶卞即代雍為右丞颺得罪初非惇意也颺在熙寧時為流內銓主簿判銓陳襄嘗登班

簿神宗稱之襄曰此非臣所能主簿錢勰為之耳明日  
詔對將任以清要官王安石使弟安禮來見許用為御  
史勰謝曰家貧母老不能為萬里行再知開封府臨事  
精敏蘇軾乘其据案時遺之詩勰操筆立就以報軾曰  
電掃庭訟響答詩筒近所未見也 癸酉告遷宣仁皇  
后神御于景靈宮徽音殿 以吏部尚書許將為尚書  
左丞翰林學士蔡卞為尚書右丞 丙子以戶部尚書  
蔡京為翰林學士兼侍讀修國史 辛巳進封冀王顥

為楚王 辛卯河南府地震 十一月乙未安燾罷知  
河南府燾舊與章惇善及同省執政惇憚燾且惡之所  
以排陷者無不至遂有是命 丙申太白晝見 戊戌  
范諤以轉運使入對自言有捕盜功乞賜章服帝曰捕  
盜常職也何足言功黜知壽州 甲寅內侍梁惟簡除  
名全州安置惟簡坐黨附與張士良梁知新皆得罪已  
又編管白州徙配朱崖以其為宣仁后親信故也 黃  
履來之邵張商英劉拯言蔡確先朝顧命大臣宜盡復

官爵卹數丙辰贈確為太師謚忠懷遣中使護其葬又  
賜第京師戊午知大名府呂惠卿入對引進副使宋  
球謂曾布曰惠卿語良久上有倦色既而再出一劄子  
不知上有何語遂不進呈出笏而退布奏事畢言及惠  
卿帝曰惠卿極凶橫升卿亦然布曰陛下睿明洞見實  
天下之福惠卿留數月乃辭去十二月乙丑復置監  
察御史三人分領六察不言事令翰林學士蔡京御  
史中丞黃履各舉御史二人壬申白虹貫日乙酉

曾布言文彥博劉摯王存王巖叟輩皆詆訾先朝去年  
施行元祐之人多漏網者惇曰三省已得旨編類元祐  
以來臣僚章疏及申請文字密院亦合編類帝以為然  
許將再奏曰密院已得指揮編修文字乞便施行從之  
戊子詔如元豐例孟月朝獻景靈宮 是歲蘇州自  
夏迄秋地震

三年春正月庚子知樞密事韓忠彥罷忠彥屢請外帝  
問曾布曰忠彥別無事亦不至奸險對曰然已而章惇

言忠彥處置邊事多失宜帝甚駭之忠彥請不已乃除  
觀文殿學士知真定府尋移定州 甲辰酌獻景靈宮  
徧詣諸殿如元豐禮 戊申殿中侍御史陳次升言紹  
聖元年勅榜除已行責降人外一切不問議者亦勿復  
言近者竊見汪浹李仲等送吏部與合入差遣錄黃行  
下以元祐所獻文字得罪則勅榜所云殆或虛語將何  
以取信天下伏望宣諭大臣自今以始同共遵守若人  
才委不可用所見背理以今日之罪罪之既往之咎置



而不問庶無反側之心亦所以彰朝廷忠厚之德又言  
臣聞差官編排元祐間臣僚章疏仍厚賞以購藏匿採  
之輿議實有未安恭惟陛下即政之初詔令天下言事  
親政以來揭榜許其自新今又考其一言之失寘於有  
過之地是前之詔令適所以誤天下也後之勅榜又所  
以誑天下也命令如此何以示信於人乎所有編排章  
疏指揮乞行寢罷 庚戌引見蕃官包順包誠等賜賚  
有差 詔鞫獄非本意所指而蔓求它罪者論如律

壬子知熙州范純粹改知鄧州以元祐初嘗獻議棄地也 乙卯詔戶部尚書勿領右曹元祐初司馬光乞尚書兼領左右曹使周知其數則利權歸一從之至是復使侍郎專領尚書不得與焉 右正言孫諤言知河中府楊畏在元豐時其論議皆與朝廷合及元祐之末呂大防蘇轍等用事則盡變其趣而從之紹聖之初陛下躬親總攬則又欲變其趣而偷合苟容天下謂之楊三變詔落畏職依舊知河中後移知虢州 戊午詔罷合

祭間因大禮之歲夏至日躬祭地祇于北郊 二月癸

亥出元豐庫緡錢四百萬於陝西河東糴邊儲 癸酉

罷富弼配饗神宗廟庭 癸未詔封濮安懿王子未王

者三人宗楚為南陽郡王宗祐為景城郡王宗漢為東

陽郡王 乙酉嗣濮王宗綽卒謚孝靖 丙戌詔三歲

一取旨遣即官御史按察監司職事 丁亥夏人寇義

合砦 是月詔三路保甲依義勇法教試 三月辛卯

朔內尚書省火壬辰詔以禁中屢火罷春宴及幸池苑

不御垂拱殿三日 癸巳夏人圍塞門砦 丁酉尚書

省火 戊午劍南東川地震 己亥封南陽郡王宗楚

為嗣濮王 辛亥封大寧郡王佖為申王遂寧郡王佖

為端王 壬子帝諭二府以元祐減賞功格不當令修

定何未上衆皆曰諸路相度未到曾布曰不若一用元

豐賞格候邊事息別議增損帝曰當如此遂降旨諸路

令告諭將士知悉 丁巳辛申王端王府 夏四月辛

酉罷宣徽使 乙酉戶部侍郎吳居厚言請諸路課利

場務及三萬貫以上者並依元豐條舉官監當仍各委  
本路轉運司奏舉從之 丙戌三省同奏事曾布曰司  
馬光之內懷怨望每事志於必改背負先帝情最可誅  
李清臣許將曰文彥博教光云須盡易人乃可舉事布  
曰臣元豐末在朝廷見光進用自六月秉政至歲終一  
無所為及陰引蘇軾蘇轍朱光庭王巖叟輩布滿要路  
至元祐元年二月乃奏罷役法盡逐舊人然後於先朝  
政事無所不改以此知大臣陰引黨類置之言路蔽塞

人主耳目則所為無不如欲此最為大患又曰譽光者  
乃閭巷小人耳如王安石臣兄輩皆有學識之士臣自  
少時已聞兩人者論議以謂光不通經術迂僻不知義  
理其他士大夫有識者亦皆知之帝欣然聽納喜見於  
色 五月壬子太白晝見 丙辰錄囚 是月左正言  
孫諤言免役者一代之大法夫在官之數元豐多元祐  
省雖省未嘗廢事也則多不若省散役之直元豐衆元  
祐輕雖輕未嘗廢役也則重不若輕數省而直輕則民

之出錢者易民之出錢者易故法可久也願陛下博採  
羣言無以元豐元祐為間要以使百姓無不均平之患  
而止蔡京言諤論役法欲伸元祐之姦惑天下之聰丙  
申詔諤罷言職知廣德軍給事中蹇序辰言先帝在  
位十九年其應世之迹未易周覽請選儒臣著為神宗  
寶訓一書授之讀官以備勸講之闕詔俟正史成書令  
史官編修序辰周輔之子也六月癸亥令真定立趙

普廟癸未詔常立罷諸王府侍講差監永州酒稅奉

議郎趙沖監道州茶鹽酒稅沖立門人也初蔡卞請以立為崇政殿說書既賜對又請除諫官帝未許卞方與章惇比曾布欲傾之乘間為帝言立附兩人乃於史院取沖所撰立父秩行事以進有云自荆公去位天下官吏陰變新法民受塗炭上下循默敗端內萌莫覺莫悟公獨見幾知其必敗帝駭曰何謂必敗布言立狂惇不遜自當行法及三省對帝語蔡卞曰常立詆神考而卿薦之何也又顧章惇曰卿不見其語乎惇謝不知帝怒



曰語在常秩行狀其語云自安石罷相以來民在塗炭  
又云自秩與安石去位而識者知其必敗其諂厚安石  
而詆薄神考如此卞何為薦之惇卞皆錯愕謝罪帝即  
命中使就史院取秩行狀親指塗炭必敗四字以示惇  
卞惇由是始悟為卞所賣後一日三省進呈帝令與立  
宮觀沖別取旨中書舍人葉祖洽繳錄黃謂立貶太輕  
李清臣具以報布是日布對言立諂王安石而毀先帝  
情更可誅陳瓘所以忤蔡卞只云卞立安石為準的以

羅織士類致卞深怒而天下莫不以瓘言為是傳曰人臣見無禮於其君者如鷹鷂之逐鳥雀今立之言不遜如此乃欲擢之言路此臣所以不能自己也帝亦切齒故特與遠小處監當殿中侍御史陳次升因言常立希合權臣詆誣先帝而大臣援進唯恐不速豈非負先帝欺陛下乎為臣之罪莫大乎是伏望特行黜責以警官邪不報 乙酉立北郊齋宮于瑞聖園 秋七月壬辰以蔡京為翰林學士承旨 癸巳樞密院言據知邢州

張赴稱體究得民間願得牧地養馬但與蠲其租課仍  
不責以蕃息養馬人戶無追呼勞擾之患其不願養馬  
之家不得抑勒今相度欲具為條畫榜示從之 己亥

詔知渭州寶文閣待制呂大忠特除寶文閣直學士知  
秦州以元祐中堅持邊議又領帥日久故也大忠因言  
臣弟大防自罹謫籍流落累年恐一旦不虞倏先朝露  
死生隔絕銜恨無窮伏乞陛下少賜哀憐追寢臣已除  
職名只量移大防陝西州郡居住不聽始大忠自涇原

入對帝問大防安否且曰大臣初議令過海朕獨處之  
安州卿有書當令且將息忍耐大防朴直為人所賣候  
三二年可復相見也大忠泄其語于章惇惇懼繩之愈  
力元祐黨人由是再行貶黜 庚戌依元豐職事官以  
行守試三等定祿秩 申寅令熙河立王韶廟 乙卯  
國子司業龔原言將來科場止令依舊專治一經從之  
八月辛酉夏人寇寧順砦 丙子詔王巖叟遺表并  
呂大防等所得恩例及舉官並罷更不施行提舉舒州

靈仙觀鄂州居住梁燾主管洪州玉隆觀南安軍居住  
劉安世並分司南京仍各於本處居住 己卯復置檢  
法官 帝嘗語章惇曰元祐初太皇太后遣宮嬪在朕  
左右者凡二十人皆年長一日覺十人者非素使令頃  
之十人還復易十人去其去而還者皆色慘沮若嘗涕  
泣者朕甚駭不敢問後乃知因劉安世等上疏太皇太  
后詰之也惇與蔡卞方謀誣元祐大臣嘗有廢立議聞  
帝語遂指劉安世范祖禹言禁中覓乳母事為根二人

重得罪庚辰責授祖禹昭州別駕賀州安置安世新州  
別駕英州安置 九月曾布言蔡卞最陰巧而章惇輕  
率以相媚說故多為其所誤凡惇所主張人物多出於  
卞至議論之際惇毅然如自己出而卞噤不啓口外議  
皆云蔡卞心章惇口如此實於聖政有害政府虛位甚  
多願早擇人以助正論 己亥邈州首領加金紫光祿  
大夫檢校太保阿里庫卒 庚子詔姚勔永不磨勘以  
給事中蹇序辰言其詆訕先帝務欲遏絕紹述之意故

也 已酉滁沂二州地震 壬子太師淮南荆南節度使楚王顥卒顥天姿穎異尤嗜學始就外傳每一經終即遺講讀官以器幣服馬工飛白善射好圖書博求善本神宗嘉其志尚每得異書亟馳使以示帝即位尊禮尤隆詔書不名及卒謚曰榮陪塋永厚陵 婕妤劉氏明艷冠後庭且多才藝有盛寵見皇后不循列妾禮嘗同后朝景靈宮訖事就坐嬪御皆立侍婕妤獨背立簾下后閣中陳迎兒呵之婕妤背立如故閣中皆忿冬至

會朝隆祐宮侯見於他所后座朱髥金飾婕妤在他座  
意象頗愠其從行者知之為易座與后等衆弗能平因  
傳唱曰皇太后出后起立婕妤亦起尋各復其所或已  
撤婕妤座遂頓於地懟不復朝泣訴於帝內侍郝隨方  
用事謂婕妤曰母以此戚戚願蚤為大家生子此座終  
當為婕妤有耳會后女福慶公主疾后有姊嬪頗知醫  
嘗已后危疾以故出入掖庭公主藥弗效乃持道家治  
病符水以入后驚曰姊寧不知宮中禁嚴與外舍異耶



令左右藏之俟帝至具言其故帝曰此人之常情耳后  
即藝符於帝前宮禁相傳厭魅之端作矣方公主病草  
忽有紙錢在旁后顧視頗惡忌之意自媿好所遣人持  
來益有疑心未幾后養母聰宣夫人燕氏尼法端與供  
奉官王堅為后禱祠事聞詔入內押班梁從政勾當御  
藥院蘇珪即皇城司鞠之捕逮宦官宮妾幾三十人拷  
掠備至肢體毀折至有斷舌者獄成命侍御史董敦逸  
覆錄罪人過庭下氣息僅屬無一人能出聲者敦逸秉

筆疑未下郝隨等以言脅之敦逸畏禍及已乃以奏牘  
工乙卯詔以皇后孟氏旁惑邪言陰挾媚道迨從究治  
驗佐甚明躬稟皇太后皇太妃聖旨廢居瑤華宮號華  
陽教主王清妙靜仙師法名冲真初章惇誣宣仁有廢  
立計以后為宣仁所立欲廢之又陰附劉婕妤欲請建  
為后與郝隨構成是獄莫有敢異議者既降案付三省  
樞密院約法惇會李清臣曾布許將蔡卞及刑部官徐  
鐸等議或謂不可處極典曾布諭法官但當守法且曰

驢媚蛇霧是未成否衆皆瞿然法官遂執議堅等三人皆處死殿中侍御史陳次升言所治之獄不經有司雖聞追驗證佐而事迹祕密朝廷之臣猶不預聞士庶惶惑固無足怪臣竊謂自古推鞠獄訟皆付外庭未有宮禁自治高下付閹宦之手陛下但見案牘之具耳安知情罪之虛實萬一寃濫為天下後世譏笑臣欲乞陛下親選在廷侍從或臺諫官公正無所阿附之人專置制院別行推勘庶得實情不報其後董敦逸亦言中宮之

廢事有所因情有可察詔下之日天為之陰翳是天不欲廢之也人為之流涕是不欲廢之也臣嘗覆錄獄事恐得罪天下後世帝怒蔡卞欲加重貶章惇曾布曰陛下本以皇城獄出於近習推治故命敦逸錄問今乃貶錄問官何以取信中外乃止帝久亦悔之曰章惇壞我名節冬十月丁巳朔以楚榮王喪未成服罷文德殿視朝以監江寧府稅張商英權知洪州以正字鄧洵武為神宗正史編修官洵武綰之子也壬戌夏

人大入鄜延戊辰詔被邊諸路相度城砦要害增嚴守  
備 辛未西南方有雷聲次大雨雹 癸酉鍾傳言築  
汝遮詔以為安西城 甲申以知大名府呂惠卿知延  
安府 是月夏人忽自長城一日馳至金明砦列營環  
城國主乾順與其母親督枹鼓縱騎四掠知麟州有備  
復還金明而後騎之精銳者留龍安邊將悉兵掩擊不  
退金明乃破守兵二千八百人惟五人得脫城中糧草  
皆盡將官皇城使張諭死之既還留一書置漢人頸上

曰貸汝命為我投經略使處其言曰夏國昨與朝廷議疆場小有不同方行理究不意朝廷改悔却於坐團鋪處立界本國以恭順之故亦免聽從遂於境內立數堡以護耕而廊延出兵悉行平蕩又數數入界殺掠國人共憤欲取延州終以恭順止取金明一砦以示兵鋒亦不失臣子之節也延帥呂惠卿上樞密院而不以聞

考異宋史哲宗紀是年九月壬戌夏人寇廊延陷金明砦今從夏國傳

知延安府呂惠

卿奏乞依呂大忠例暫赴闕奏事章惇謂曾布曰邊事

方爾可謂不識緊慢也李清臣曰此必有挹魁柄之意  
或恐有引以為代者吾屬危矣布曰此無慮魁柄豈易  
挹耶十一月癸巳進呈帝曰惠卿何可來衆皆言無來  
理遂詔止之曰如有所陳條畫聞奏 丁未章惇上重

修神宗實錄

考異丁未王海作戊辰今從宋史哲宗紀

十二月辛酉濟陽

郡王宗景坐以立妾罔上罷開府儀同三司判大宗正  
司事 甲戌蔡京上新修太學敕令式 乙亥夏國遣  
使獻金明之俘于遼 遼生女直節度使英格節度使

普拉舒之母弟也普拉舒死英格嗣以兄和卓子薩噶  
為國相是歲赫舍里部阿蘇穆都哩阻兵為難英格自  
往伐之阿蘇訴于遼遼遣使止英格勿攻英格留和卓  
守蘇喇城而還會阿板閣等阻五國鷹路執殺遼捕鷹  
使者遼詔英格討之阿板閣等據險立柵方大寒乃募  
善射者操勁弓利矢攻之數日入其城出遼使者數人  
歸之英格兄子阿固達力兼數輩善射有大志是歲遼  
大國舅帳蕭嘉哩四即君嘯聚為盜有衆數千奔女直



結英格為亂因命英格圖之英格斬嘉哩遣阿固達獻  
首級于遼餘悉留不遣遼人不得已反進英格及阿固  
達官自是其徒陰懷異志

資治通鑑後編卷九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卷九十二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宋紀九十二

起彊圉赤奮若正月盡著  
雍攝提格十二月凡二年

哲宗憲元繼道顯德定功欽文睿武齊聖昭孝皇帝

紹聖四年春正月丙戌朔班內外學制 庚寅以阿里

庫子瑪爾珍襲河西軍節度使邈川首領瑪爾珍即希邦巴

且也 甲午涇原路鈐轄王文振敗夏人于沒煙峽

丙午詔應紹聖二年十二月十五日類定姓名責降人子孫弟姪各不得住本州其鄰州內子孫仍並與次路遠分合入差遣已授未赴并見任人並罷 庚戌李清臣罷帝幸楚王似第有狂婦人遮道叫呼告清臣謀反乃清臣姑子田氏外婦也清臣不能引去御史劾免之 二月丁巳資政殿學士提舉崇禧觀王存表乞致仕詔許之薄其蔭補恩例言者指存元祐之初論事附會

故也 己未三省言司馬光呂公著倡為奸謀詆毀先  
帝變更法度罪惡至深及當時兇黨同惡相濟首尾附  
會之人偶緣今己身死不及明正典刑而亡歿之後尚  
且優以恩數及其子孫親屬與見存者罪罰未稱輕重  
不倫若謂其已死一切不問則使後世亂臣賊子何以  
創艾至於告老之人雖已謝事亦宜少示懲沮於是下  
制追貶呂公著為建武軍節度副使司馬光為清海軍  
節度副使王巖叟為雷州別駕奪趙瞻傅堯俞贈官追

韓維子孫親屬所得蔭補恩例孫固范百祿胡宗愈各與恩例兩人餘悉追奪非姦兇悖惡無人臣之義如光公著者不用此例初議再貶光公著等曾布謂章惇蔡卞曰追奪恩澤此例不可啓異時姦人施於仇怨則吾輩子孫皆為人所害矣惡惡止其身不若就其身上追奪惇曰彼已死雖鞭尸何益追削何補不若奪其恩例乃實事布又曰不若止治其渠魁為便惇曰范百祿胡宗愈之徒亦無顯惡姑置之布曰韓維在政府不久又

與衆不合而去恐亦無他惇曰與光倡和者正此人也  
布反復甚久卞曰亦有可議惟許將默無一言布疑將  
以元祐為嫌故爾 壬戌罷夔州路提舉常平張競辰  
以御史蔡卞言其諂事呂大防蘇轍故也競辰蜀人王  
安國女婿與曾布有連其得提舉官布實薦之章惇而  
蔡卞以競辰嘗忤其妻最惡競辰亟罷之 丙辰夏人  
寇綏德城 己卯復元豐權茶法 庚辰追奪趙瞻傳  
堯俞謚告 詔罷春秋科 閏月戊申以權知洪州張

商英為江淮荆浙等路發運副使 三省言近降指揮  
以司馬光等各加追貶其首尾附會之人亦稍奪其所  
得恩數謹按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等為臣不忠罪與  
光等無異頃者朝廷雖常懲責而罰不稱愆內范純仁  
又自因別過落職於本罪未嘗略正典刑輕重失當生  
死異罰無以垂示臣子萬世之戒其餘同惡相濟幸免  
失刑者尚多亦當量罪示懲癸未制呂大防責授舒州  
團練副使循州安置劉摯責授潯州團練副使新州安



置蘇轍責授化州別駕雷州安置梁燾責授雷州別駕  
化州安置范純仁責授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劉  
奉世韓維王覲韓川孫升呂陶范純禮趙君錫馬默顧  
臨范純粹孔武仲王汾王欽臣張耒呂希哲呂希純呂  
希績姚勔吳安詩晁補之賈易程頤錢勰楊畏朱光庭  
孫覺趙高李之純杜純李周等三十一人或貶官奪恩  
或居住安置輕重有差其郴州編管秦觀移送橫州大  
防等責詞皆葉濤所草也

考異李燾曰曾布日錄云庚辰晚乃聞再貶大防摯轍燾

等於嶺表以次黜責者三十餘人三省素未嘗以此語布及已得旨亦不復道工亦不語及是日葉濤來頗惶惑於命詞然何可過也實錄貶大防等在癸未二十  
八日今按宋史本紀亦係癸未與實錄同當從之

甲申太師致仕文彥博特降授太子少保致仕 閏月

丙戌朔詔文彥博諸子並令解官侍養司馬康追奪贈

官 帝以張天說所進書立意狂妄詆訕之言徃徃上

及先帝下及朝廷送開封府取勘開封府言天說私有

景祐福應太一集要及上書詆訕先帝情不可恕詔特

處死 觀文殿學士知定州韓忠彥降充資政殿學士

以中書舍人蹇序辰論其忘恩附姦毀訛先帝故也

詔上清儲祥宮御篆碑文蘇軾所撰已令毀棄宜使蔡京撰文并書 壬辰詔通州居住王覲改送袁州孔文仲鮮于侁吳處厚亦各追貶 鄭雍落資政殿學士安燾落觀文殿學士依前官差遣如故用蹇序辰之言也

壬寅以曾布知樞密院事許將為中書侍郎蔡卞為尚書左丞吏部尚書黃履為尚書右丞翰林學士林希同知樞密院事章惇之初拜相也曾布在翰林草惇制

詞極其稱美望惇用為同省執政惇忌之止拜同知樞密院故事樞密日得獨對惇疑布更引林希同知樞密院使察之希尋為布所誘亦背惇布與惇益不合卒傾惇居其位 癸卯大雨雹自辰至申 甲辰詔寧遠軍

節度副使惠州安置蘇軾責授瓊州別駕移送昌化軍安置賀州安置范祖禹移送賓州英州安置劉安世移送高州昌化故儋耳地軾初至僦官屋以居有司猶謂不可軾遂買地築室儋人運甃畚土以助之獨與幼子

過處著書為樂時時從其父老游若將終身焉 三月  
壬戌夏人犯麟州神堂堡出兵討之進築胡山砦 癸  
亥賜禮部奏名進士諸科及第出身共六百九人是日  
未啓封讀程文至第四人纔讀數百字曾布蔡卞俱云  
文字顯不如第三恐不須讀啓封乃章惇之子持也至  
第五人上宣諭曰對策言先朝法度當損益恐無可降  
之理使先帝在位至今亦當隨宜損益承旨蔡京進曰  
先帝則當損益陛下方紹述先志不當損益布曰恐無

此理帝顧卞曰如何卞曰不知欲何如損益京曰但言  
事當損益者不可不損益布曰如此乃是卞亦默然帝  
曰更不須降然卒降為第七及啓封則李元膺乃察之  
子也後五日布同林希言前侍集英放進士因言及損  
益先朝法度事未敢極陳時變有所不同人情有所不  
便豈得不損益如此則是膠柱而鼓瑟也況即今行保  
甲如先朝團教事皆未敢行三省行八路差官法累經  
修改終未如舊法凡此之類豈非損益乃所以守先帝

之法帝曰但不失大意可矣布曰德音如此臣復何言  
然今日在朝之人設此網罟以為中傷羅織之術凡有  
人言及政事所未安便以為非毀先朝因此斥逐者不  
一願陛下更加審察希亦言法度無不損益之理所陳  
略如布指帝頗欣納布又言第二人方天若程文中言  
元祐大臣當一切誅殺子弟當禁錮資產當籍沒此姦  
人附會之言不足取帝曰只是敢言布曰此有所憑恃  
非敢言也天若乃蔡京門客故為此言人臣欺罔莫大

於此帝領之天若興化人也 丁卯詔瀘南安撫司南

平軍母擅誘楊光榮獻納播州疆土 庚午夏人大至

葭蘆城下知石州張構等擊走之 甲戌辛金明池

丙子尅胡山新砦成賜名平羌砦 辛巳西上閤門使

折克行破夏人于長波川斬首二千餘級獲牛馬倍之

壬午中書舍人同修國史蹇序辰言前日追正司馬

光等罪惡實狀具明而包藏邪心蹤跡詭秘相去八年

之間已有不可備究者至其章疏文字行遣案牘又散



在有司莫能會見若不乘時取索編類必恐歲久淪失  
或邪黨交構有藏匿棄毀之弊乞選官將奸臣所言所  
行事狀並取會編類人為一本分置三省樞密院以示  
天下後世之大戒從之章惇蔡卞請命序辰及直學士  
院徐鐸主其事由是搢紳之禍無一得脫者矣 夏四  
月甲午以校書郎陳瓘通判滄州曾布林希同白上瓘  
登高科不宜補外帝曰章惇亦云瓘當作館閣但議論  
乖僻故止布曰瓘不見其乖僻但議論詆訾蔡卞爾他

無所聞希曰瓘嘗為越州簽判與卞論事不合遂拂衣去然人材實不可得布曰主張士類正在陛下願少留聖意帝欣然納之初瓘為太常博士時薛昂林自乞毀資治通鑑瓘因策士題引神宗所製序文以問二人議沮遂得不毀 熙河築金城關 丁酉進編臣僚章疏一百四十三帙 己亥舒州團練副使循州安置呂大防卒大防赴循至虔州信豐而病語其子景山曰吾不復南矣吾死汝歸呂氏尚有遺種遂卒年七十一其兄

大忠請歸塋許之大防身長七尺聲音如鐘自少持重  
無嗜好過市不左右游目燕居如對賓客每朝會威儀  
翼如神宗常目送之與大忠及弟大臨同居論道考禮  
冠昏喪祭一本於古關中言禮學者推呂氏 庚子知  
保安軍李沂伐夏國破洪州 辛丑制以呂公著司馬  
光雖嘗小懲未符衆議特追貶公著昌化軍司戶參軍  
光朱崖軍司戶參軍先是邢恕章惇言元豐八年神宗  
晏駕三月二十七日范祖禹自西京赴召司馬光送別

於下浮橋船中光謂祖禹曰方今主少國疑宣訓事不可不慮宣訓者北齊武明婁太后宮名也婁太后廢其孫少主殷立其子常山王演怒誣宣仁有廢立意又偽造光此言以信已讒然祖禹實以七年冬末赴召雖惇亦知其誕妄故不復窮究但借此以罪光責詞云引宣訓衰亂不道之謀喻寶慈聖烈非意之事謂此也惇嘗稱司馬光村夫子無能為呂公著素有家風凡變改法度皆公著教之故亦累加追貶 壬寅詔范純仁元祐

四年罷相恩例不追奪並給還王巖叟依例追奪又詔  
趙高歷任職名及贈官亦行追奪更有似此者依此施  
行因吏部刑部有請也 環慶幹轄張存入鹽州俘戮  
甚衆及還夏人追襲之復多亡失 知渭州章惇以夏  
人猖獗上言城葫蘆河川據形勝以逼夏朝廷許之遂  
合熙河秦鳳環慶鄜延四部之師陽繕理他砦數十所  
以示怯而陰具版築守戰之備出葫蘆河川築二砦于  
石門峽江口好水川之陰夏人聞之帥衆來襲惇迎擊

敗之二旬有二日城成甲辰賜名曰平夏城靈平砦章惇因請絕夏人歲賜而命沿邊諸路相繼築城進拓境土凡五十餘夏人大懼詔成都府路產茶州軍復行禁擁丁未三省言元豐八年二月二十九日御史中丞黃履言訪聞兩府大臣嘗議奏請皇子就傅建儲事王珪輒語李清臣云彼家事外庭不當與知蔡確章惇聞之對衆窮其所立珪不得已方云上自有子確惇乃宣言於衆其議遂定臣又聞珪陰交高遵裕嘗招其子

士充傳達語言臣伏思陛下以槐位處珪以鼎餼養珪  
凡十有六年今聖躬偶感微疹而珪已懷二心何以懲  
勸天下至三月初履又言臣論王珪議儲之事果合於  
義珪不可以無罪不然則臣亦當有責伏望早賜指揮  
又紹聖二年十一月右正言劉拯言王珪持二心為姦  
其卒也恩禮甚厚蔡確定策受顧命輔翼陛下而擠死  
投竄之地功罪不明孰大於此伏望聖慈究珪之罪錄  
確之功又今年二月西京副將高士京進狀稱先臣遵

裕當先帝服藥危疑之際有故宰相王珪召臣親弟承議即士充密議取決于先臣欲知皇太后意所欲立先臣大怒曰姦臣敢如此況國家自有正統何決於我因叱罵士充曰敢再往即杖汝死有此忠義不獲伸訴於陛下乞詳酌優賜褒贈又給事中葉祖洽言當先帝違豫臣適在朝廷親聞士大夫之論籍籍罪珪珪死天下莫不快之而朝廷周恤過厚仍賜甲第一區珪何以得此異數伏乞特下有司正珪之罪以戒天下不忠不孝



之臣於是詔珪遺表恩例並行追奪所賜宅拘收入官制追貶珪萬安軍司戶參軍帝之嗣位邢恕與蔡確陰有異意確死貶所恕亦斥不用心恨之日夜圖報復黃履舊與恕相得恕誣謗宣仁履與其謀元豐八年二月三日章䟽乃追為之非當日所奏也高士京者遵裕假子嘗與恕同官士京庸暗恕一日置酒從容問士京曰公知元祐間獨不與先公推恩否士京曰不知又問有兄弟否士京曰有兄士充已死恕曰此乃傳王珪語言

者也當是時王珪為相欲立徐王遣公兄士充傳道語  
言於禁中知否士京曰不知因誘士京以官爵曰公不  
可言不知當為公作此事第勿語人因令所親信王棫  
為士京作奏上之珪由是得罪遵裕最愛少子士育病  
且死士育未嘗離左右士育每為人言初不見士充來  
告遵裕以珪所問事也其後恨所得官爵不稱意屢欲  
自陳虛妄高氏諸族皆惡之絕不與通 己酉復文德  
殿侍從轉對 五月丁巳太子少保致仕潞國公文彥

博卒年九十二彥博逮事四朝任將相五十年名聞四  
夷元祐間契丹使耶律永昌劉霄來聘蘇軾館客與使  
入覲望見彥博於殿門外却立改容曰此潞公也耶問  
其年曰何壯也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綜理庶  
務雖精練少年有不如其貫穿古今雖專門名家有不  
逮使者拱手曰天下異人也既歸洛西羌首領溫溪心  
有名馬請於邊吏願以餽彥博詔許之其為外國所敬  
如此洛人邵雍程顥程頤皆以道自重彥博賓接之如

布衣交與富弼司馬光等十二人用白居易九老會故事置酒賦詩相樂序齒不序官圖形妙覺僧舍謂之洛陽耆英會好事者莫不慕之 辛酉以皇太妃服藥及

亢旱決四京囚 壬戌詔陝西添置蕃落馬軍十指揮

辛未詔榜示朝堂曰朕以眇躬獲承先構永惟休烈盛美欲以昭示萬世而頃遭羣姦同逞宿憾興訛造訕力肆詆排政事人材廢毀殆盡夙夜悼懼靡敢遑寧思與卿士大夫共承厥志庶幾德業傳信無窮念今在廷

之臣鮮知事君之義崇鄉原以為善士造虛譽以進無  
能以交私合黨為先以奉法守公為諱才智勝任則闡  
茸共嫉趨向至正則頗側深仇端亮勁挺有特立之操  
者不見容於衆人媵阿回適持兩可之說者必得名於  
流俗沉溺忘返險薄可嗟乃陰懷私恩顯廢公議以姦  
臣所斥逐為當罪所變更為得宜以先帝所建立為不  
然所裒擢為非當借譽餘黨幸復甄收務令舊章末能  
淳一扇為是非不定之論欲開善否更用之端浸長小

人之道於難知之中以疑天下之聽於未孚之際幸時  
事之中變庶人情之翕從每懷及茲良用慨歎朕察言  
觀事灼見邪心欲正典刑當申儆戒繼自今日爾其自  
新式懲厥愆畢趨於正示以好惡非曰苟然其或怙終  
必罰無赦咨爾在位尚克欽承元祐初章惇爭論役法  
劄子有云役法可以緩改非如京東鐵馬福建茶鹽不  
改一日則有一日之害也及蔡卞與蹇序辰謀共作詔  
榜慮惇不從乃持惇元祐劄子以脅之曰若謂吳居厚

京東所行非是則先帝褒詔亦非是矣惇噤不能語於是從序辰所請降詔榜云 太子少保致仕韓縝卒年七十九贈司空謚莊敏縝所至以嚴稱雖出入將相而寂無功烈厚自奉養世以比晉何曾 丁丑三省言韓

維以先帝東宮舊臣在元豐末朋附司馬光最為盡力又奏謝止稱太皇太后更不及皇帝顯有無君之心詔維責授崇信軍節度副使均州居住時年八十一諸子乞盡納已官聽父里居且告章惇云父執政與光議論

多不合故得旨免行 六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丁亥

太白犯太微垣 戊子嗣濮王宗楚卒以其弟宗祐嗣

丙申詔翰林學士吏部尚書各舉監察御史二人

丁酉環慶路安疆砦成 甲辰熙河進築青石峽工畢

賜名西平 乙酉封世開為安定郡王世開燕懿王德

昭曾孫也 太原地震 八月丙戌廊延將王愍復宥

州 丁酉詔以蔡確無辜貶死弟除名勒停人前朝奉

卽碩特與叙換內殿崇班確子少府監主簿渭奏臣叔



父碩曩於邢恕處見文及甫元祐中所寄恕書具述姦臣大逆不道之謀及甫乃彥博愛子必知當時姦狀詔翰林學士承旨蔡京權吏部侍郎安惇即同文館究問初及甫與恕同為館職相善其與恕書自謂畢禪當求外入朝之計未可必聞已逆為機穽以榛梗其塗又謂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濟之以粉昆朋類錯立欲以眇躬為甘心快意之地及甫嘗語蔡碩云司馬昭指劉摯粉昆指韓忠彥眇躬及甫自謂蓋俗謂駙馬都尉曰粉

侯而韓嘉彥尚主故指其兄忠彥為粉昆朋類錯立謂王巖叟梁燾也及甫除都司為摯論列又摯嘗論彥博不可除三省長官故止為平章重事彥博致仕及甫以修撰守郡母喪除及甫與恕書請補外肆為詆毀之辭恕以此書與渭使訴其事及置對及甫為京惇所脅即妄自解釋唯以昭比摯如舊而眇躬乃以為指上粉昆指王巖叟梁燾巖叟面如傅粉故曰粉燾字況之以況為兄故曰昆也又言父彥博臨終屏左右獨告以摯等

將謀廢立故亟欲彥博罷平章重事問其證驗則俱無  
有確母明氏嘗有狀訴邢恕云梁燾嘗對懷州致仕人  
李詢言若不誅確則於徐即安得穩便朝廷封其狀不  
為施行至是渭以告章惇惇遂檢明氏狀進呈并付京  
惇追問詢依違以答亦無證驗 戊戌築威戎城 己  
酉彗出西方 九月壬子以星變避殿減膳罷秋宴詔  
公卿悉心修政以輔不逮求中外直言 乙卯赦天下  
出元豐庫緡錢四百萬付陝西廣糴 丙寅詔蹇序辰

及入內侍省使臣一員同審問文及甫事從蔡京請也 戊辰彗滅 癸酉謁中太一宮為民祈福 丙子御殿復膳 己卯封婉儀劉氏為賢妃 冬十月乙酉詔鄭雍及呂大防等永不引用期數及赦恩叙復從三省言也 壬寅以權吏部尚書兼侍讀邢恕為御史中丞 十一月丁卯詔諫議大夫以上各舉監察御史一人 癸酉詔中大夫柳州安置劉奉世責授隰州團練副使弟知常州當時差監南嶽廟以邢恕言其陰合劉摯

傾害策立顧命大臣故也 丁丑詔程頤涪州編管坐

與司馬光同惡相濟也李清臣尹洛即日迫遣之先是  
帝與輔臣語及元祐事曰程頤妄自尊大至欲於延英  
講說令太母同聽在經筵多不遜雖已放歸田里可與  
編管遂有涪州之命頤編管蓋林希力希意邢恕必救  
頤則因以傾恕恕語希曰便斬頤萬段恕亦不救聞者  
笑之 是日雷州別駕化州安置梁燾卒燾自立朝一  
以援引人物為意在鄂作薦士錄具載姓名客或見其

書曰公所植桃李乘時而發但不向人開耳燾笑曰燾  
出入侍從位至執政八年之間所薦用之不盡負媿多  
矣 十二月癸未鼎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劉摯卒先

是蔡京安惇共治文及甫事

八月十六日

將大有所誅戮會

星變帝諭曰朕遵祖宗遺志未嘗誅殺大臣劉摯等可

釋勿治

此據東都事略章惇傳

然京惇極力鍛鍊不少置而燾先

卒後七日摯亦卒衆皆疑兩人不得其死摯嗜書家藏  
書多自讐校得善本或手抄錄究三禮春秋辨諸儒同

異其教子弟先行實而後文藝每曰士當以器識為先

一號為文無足觀矣

考異長編載曾布日錄是年九月辛酉布獨奏事因言呂大防劉摯

初貶淮南湖北至昨來明堂赦方逾年故有不得遷叙指揮今皆在嶺表惡地與前日不同今以天變肆赦謂宜稍徙善地足以感召和氣上笑曰劉摯等安可徙布曰臣所見如此更在陛下裁擇編刺配隸罪人亦分廣南與遠惡處為兩等若稍徙之於端康英連之類似亦未為過上極難之按此事不見他書唯見於布所自錄又係獨奏無同時左證布

乙酉侍御史董敦逸坐奏

對不實貶秩知興國軍 乙未詔鄭佑李伸各遷一官

賞回河功也又詔首建言及主議回河者郭知章李偉

王孝先各遷一官王令圖贈左中散大夫 丁酉詔秘

閣校理劉唐老落職監桂陽監稅務以唐老元祐姦黨

故有是命 甲辰涪州安置黃庭堅移戎州避部使者

親嫌也 是歲兩浙旱飢詔行荒政移粟賑貸 宣城

民妻一產四男子 播州夷楊光榮等內附

元符元年春正月戊午以右諫議大夫安惇權國子祭

酒 丙寅咸陽縣民段義於河南鄉劉銀村修舍得古

玉印有光照室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上之 癸



酉以宣德郎周餘為監察御史 甲戌幸瑞聖園觀北

郊齋宮 二月丙戌白虹貫日 壬辰復罷翰林侍讀

侍講學士 癸巳詔河北路轉運副使呂升卿提舉荆

湖南路常平等事董必並為廣南東西路察訪蔡京等

究治同文館獄卒不得其要領乃更遣二人嶺外謀盡

殺元祐流人時朝廷猶未知劉摯梁燾之死已而知之

二人並罷 丁酉嗣濮王宗祐卒以其弟宗漢嗣 戊

申知蘭州王舜臣討夏人于塞外築興平城 三月壬

子命三省樞密更三歲一試刑法 丙辰米脂砦成

丁巳五王外第成賜名懿親宅 戊午三省言前皇城使

張士良以御藥院官給事宣仁聖烈皇后與陳衍更直  
宮中掌文書輒自予奪頒降間有臣僚奏請東朝還政  
者衍輒詆之為不忠不孝之人匿其奏置櫃中不以聞  
東朝亦不以聞於上於是蔡京安惇言司馬光劉摯呂  
大防等交通中人張茂則梁惟簡陳衍之徒獵取高位  
快其忿心盡變先帝成法公肆詆誣無所忌憚深懼陛

下一日親政則必有欺君罔上之刑乃回顧却慮密為  
傾搖之計於是䟽隔兩宮及隨龍內侍十人悉行放罷  
以去陛下之腹心廢受遺顧命元臣置以必死之地先  
帝任事之人無一存者以翦陛下之羽翼先帝之所治  
而得罪者縱而釋之以立陛下之仇敵先帝之所忌惡  
而棄逐者收而用之以植陛下之怨讎以王府為要途  
以朝廷歸私室上下協心同惡相濟大逆不道死有餘  
責陳衍罪在不赦亦乞更賜審問正以國法詔誅衍於

崖州徙士良羈管白州初章惇恐元祐舊臣一旦復起  
日夜與邢恕謀所以排陷之者既再追貶呂公著司馬  
光又責呂大防劉摯梁燾范祖禹劉安世等過嶺意猶  
未慊仍用黃履疏高士英狀追貶王珪皆誣以圖危上  
躬其言浸及宣仁皇后帝頗惑之最後起同文獄將悉  
誅元祐大臣內結宦者郝隨為助專媒孽垂簾時事建  
言欲追廢宣仁自皇太后太妃皆力爭之帝感悟焚其  
奏隨覘知之密語惇卽明日惇卽再有言帝怒曰卿等

不欲朕入英宗廟乎惇卞乃已

自皇太后至此據東都事畧及宋史章惇傳蘇

皆從長編

張士良者前竄雷州惇卞逮赴詔獄欲使證宣仁

廢立及士良至以舊御藥告并列鼎鑊刀鋸置前謂之  
曰言有即還舊官言無則死士良仰天哭曰太皇太后  
不可誣天地神祇何可欺也乞就戮京惇無如之何但  
以陳衍罪狀塞詔宣仁廢立之議由是得息 乙丑詔

蔡京等辨驗段義所獻玉印京以為秦璽遂名曰天授  
傳國受命寶 中丞邢恕言新除直龍圖知青州張舜

民在元祐間蹤跡駁雜今不次擢用實駭觀聽望寢罷  
詔舜民差除指揮更不施行 戊辰吏部郎中方澤等  
坐私謁后族宴聚罰金補外 庚午辛申王府辛未辛  
端王府甲戌進封咸寧郡王俱為莘王普寧郡王似為  
簡王初國公偲為永寧郡王 太常寺定韓縝謚曰莊  
敏申吏部覆議尚書葉祖洽言垂簾之初縝交結張茂  
則梁惟簡以取宰相又附司馬光變法逐蔡確為自安  
之計莊敏美謚非其所宜詔更不定謚 丙子築熙河

通會關 夏四月庚辰安定郡王世開卒 甲申辛睿

成宮及莘王簡王府 丙戌章惇等進神宗帝紀 詔

梁燾不許歸葬家屬令昭州居住 壬辰同知樞密院

事林希罷知亳州御史中丞邢恕罷知汝州希既叛章

惇至是恕論希罪惇因并去之 丙申建顯謨閣藏神

宗御集 丁酉詔權禮部尚書蹇序辰兼侍讀 庚子

辛睿成宮 壬寅學士院上寶璽靈光翔鶴樂章 癸

卯詔學官增習兩經 五月戊申朔御大慶殿受天授

傳國受命實行朝會禮 己酉班德音於天下減四罪

一等徒以下釋之 蔡京治同文獄畢言劉摯等有司

馬昭之心為同時之人所發乞正典刑以及其子孫辛

亥詔劉摯梁燾諸子並勒停永不收叙仍各令於元指

定處居住 辛亥以給事中徐鐸為吏部侍郎 癸丑

以受寶恭謝景靈宮 庚申詔獻寶人段義為右班殿

直賜絹二百匹 六月戊寅朔詔改紹聖五年為元符

元年 丙戌遣官分詣鄜延涇原河東熙河按驗所築



城砦 甲午翰林學士承旨蔡京等上常平免役敕令  
格式 壬寅詔蹇序辰安惇看詳元祐訴理所陳述語  
言於先朝不順者職位姓名別具以聞序辰初有是請  
帝亦難之蔡卞勸章惇力使必行故有是詔自後緣訴  
理被禍者凡七八百人序辰及惇實啓之 秋七月庚  
午詔范祖禹移化州安置劉安世梅州安置王巖叟朱  
光庭諸子並勒停永不收叙以三省言其包藏姦言誣  
罔聖德故也 壬申京師地震 時有請以王安石三

經義發題試舉人者右正言晉陵鄒浩言三經義者所以訓經而其書非經也以經造士而以非經之題試之甚非先帝專任經術之義乃止

此據文獻通考

八月丙子朔

熙河蘭岷路復為熙河蘭會路 戊寅賢妃劉氏生皇

子 丁亥詔侍從中書舍人以上各舉所知二人權侍

即以上舉一人仍指言所堪職任 九月丁未以霖雨

罷秋宴 己酉吏部尚書葉祖洽言王珪罪惡比劉摯

等最為暴著今罪罰輕重不侔何以慰天下公議詔珪

諸子並勒停永不收叙 庚戌橫州編管秦觀特除名  
永不收叙移送雷州 丙辰朝奉大夫充秘閣校理孔  
平仲特落職送吏部與合入差遣坐黨附元祐用事者  
非毀先朝所建立也 是日蹇序辰安惇以訴理事入  
對曾布言此事株連者衆恐失人心昨朝廷指揮令言  
有不順者具名奏聞中外皆以為平允然恐議論者更  
有所加願聖意裁察臣嘗以謂訴理之人本無可罪今  
刑部左右兩曹一主斷獄一主叙雪蓋自祖宗以來凡

得罪經斷訴雪者比比而有但元祐用事之人特置一司以張大其事信為可罪其訴雪者似不足深責昔真宗踐祚有建議欲放天下欠負者真宗云先帝何以不放大臣言先帝留此以遺陛下以固結天下人心真宗欣然從之蓋人心不可失也帝深納其言而序辰及惇所陳已紛紛矣右正言鄒浩言初旨但分兩等謂語及先帝并語言過差而已而今所施行混然莫辨以其近似難分之迹而典刑輕重隨以上下是乃陛下之威福操

柄下移於近臣願加省察以為來事之監 壬戌看詳  
訴理所言鄭俠上書謗訕朝政并王安國非毀安石等  
罪名元祐初除雪不當又王旂王存進狀內言父安國  
冤抑未除詔鄭俠除名勒停依舊送英州編管永不量  
移王旂罷京東轉運判官差監衡州鹽酒稅王存監江  
寧府糧料院 癸亥詔贈太傅王安石就京師賜第百  
間以上 冬十月甲午昭州別駕化州安置范祖禹卒  
祖禹平居恂恂口不言人過至遇事則別白是非不少

借隱在邇英獻納尤多嘗進唐鑑十二卷深明唐三百  
年治亂學者尊之目為唐鑑公云 乙未詔武官試換  
文資 丁酉以河北京東河溢遣官賑恤 己亥詔朝  
散郎汪衍瀛州防禦推官余爽並除名勒停永不收叙  
衍送昭州爽送封州編管先是蔡京薦爽章惇惡之具  
言元豐末爽及衍各上書詆誣先朝爽又元祐中曾上  
書乞宣仁歸政險詐反覆故有是命 夏人寇平夏城  
知渭州章楶禦之獲其勇將威明阿密西壽監軍美楞

都逋斬俘甚衆夏主震駭捷至帝為御紫宸殿受賀  
在涇原久時夏人肆暴邊吏畏悞  
上言夏人嗜利畏威不有懲艾邊不得休息宜稍取其土疆如古削地之制以固吾圉然後諸路出兵據其要害不一再舉勢將自蹙章惇與漵同宗言多見採由是創州一城砦九屢敗夏人而諸路亦多建城砦以逼夏及平夏之敗夏人遂不復振  
庚子中書省言元祐初起居舍人邢恕上書言王安石呂惠卿用事臣時得召對先帝詢及二人

臣具道安石之短惠卿之姦卒見排嫉又言太皇太后躬親聽斷並用忠良全去弊蠹臣於此時首蒙擢右司員外郎職為宰相屬官與聞政事臣以謂千載之一時又言韓維端諒名德乃與司馬呂公著一等詔邢恕特降授承議郎知南安軍恕始罷中丞以本官知汝州居五月改知應天府章惇恐恕復用乃檢出恕所上書白帝曰邢恕除蔡確一事外無事不同元祐故特責之癸卯駙馬都尉張敦禮坐元祐初上䟽譽司馬光奪



留後授環衛官

詔秘閣校理權知潞州歐陽棐落職

送吏部與合入差遣坐朋附元祐權臣每希進用也

十一月癸丑三省言王鞏張保源累上書議論朝政表

裏姦臣欲盡變先朝法度詔鞏除名勒停全州編管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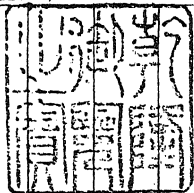
源特勒停峽州居住 甲子祀昊天上帝于園丘大赦

除元祐餘黨及特旨行遣者並與量移 十二月丙子

知淮陽軍葉濤改管勾崇禧觀以給事中范鏜言其訴

理之狀辭情不遜侵黷先朝故也 丁丑以江淮荆浙

等路發運副使張商英為集賢殿修撰江淮荆浙等路  
發運使



資治通鑑後編卷九十二